

廼賢集校注

〔元〕廼賢著

葉愛欣校注

河南大學出版社

廼賢集校注

〔元〕廼賢著

葉愛欣校注

河南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廼賢集校注/(元)廼賢著;葉愛欣校注. —鄭州: 河南大學出版社, 2011. 11

ISBN 978-7-5649-0564-4

I. ①廼… II. ①廼… ②葉… III. ①廼賢(1309~1368)—文集 IV. ①Z424.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230241 號

責任編輯 李景奇

責任校對 王可佳

封面設計 馬 龍

出 版 河南大學出版社

地址: 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外環中華大廈 2401 號

郵編: 450046

電話: 0371-86059701(營銷部)

網址: www.hupress.com

排 版 鄭州市今日文教印製有限公司

印 刷 鄭州市今日文教印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開 本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張 14.625

字 數 445 千字

定 價 30.00 圓

(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 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部聯係調換)

本書為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
直接資助項目

本書出版得到平頂山學院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

如鸞驚鳴於高岡目前狂馳之
嗥无足旌也會當脩承平舊觀
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以制作之事
歸之其將咸韶斯世也歟志余喜
以俟至正壬辰七月初吉龍扉老人
新賜致仕歐陽玄書于京城慶
壽禪寺之僧舍

是日捷報四川
王師殺符復荊州



【元】虞集《題〈金臺集〉詩並序》，
誦芬室影元刊本《金臺集》卷末

目疾深坐聽讀金臺
稟喜而偶作寫奉
易之孝廉良友



集 預有

力疾坐雲錦移床近
竹坡卷簾新雨過
軟枕晚涼多病覺
嘉賓減詩稿好客歌
同君懷郭隗千古
意何



前言

廼賢（一三〇九—一三六八）字易之，西域葛邏祿氏，漢姓馬，別號河朔外史、紫雲山人。

「河朔外史」別號見於廼賢《南城詠古十六首》詩序，他自稱「河朔外史廼賢」，這是與其《河朔訪古記》相關的一個別號。^①「紫雲山人」的別號見於故宮博物院藏元趙雍傳世名畫《挾彈遊騎圖》，《挾彈遊騎圖》上有廼賢題詩，署名為「紫雲山人廼賢」，另有鈐印二：「南陽廼賢」和「合魯易之」。^②

合魯易之，南陽廼賢，紫雲山人，當我們將廼賢這三個名號放在一起時，就會明白在

① 「元」廼賢：《金臺集》卷二《南城詠古十六首》詩序，國家圖書館藏誦芬室影元刊本。以下所引《金臺集》均出自誦芬室影元刊本，不再一一標注。

② 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編輯委員會編：《中國歷代繪畫：故宮博物院藏畫集》IV《挾彈遊騎圖》，人民美術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出版。廼賢題詩本書已收錄入《廼賢詩歌輯佚》。

廼賢的內心深處，他的根在哪裏，他的家又在何方。

廼賢一生主要活動時間在元代後期，時逢社會動盪，再加其早年「泊然無意於仕進」^①，雖「家故有閥閱勲勞，可藉以取富貴，而弃不就，隴然一寒生」^②，其生平資料所存不多。但作為元代著名的葛邏祿作家，廼賢的文學成就不僅在當時就引起了廣泛關注，歷代學者也不斷鉤沉梳理，使其身世、創作逐漸清晰明朗。

葛邏祿，亦作哈刺魯、合魯。據《新唐書》記載：「葛邏祿，本突厥諸族，在北庭西北，金山之西。」^③北庭，即今新疆；金山，即阿爾泰山。元人貢師泰《金臺集》序有「葛邏祿氏，在西北金山之西，與回紇壤相接，俗相類，其人便捷善射，又能相時居貨，媒取富貴」之說。^④十二世紀，葛邏祿人受西遼的統治；蒙古興起後，葛邏祿首領歸附成吉思汗，編入「探馬赤軍」，參加滅金滅宋的戰爭。據史載：成吉思汗「六年辛未（一二一一）春，帝居

① [元]危素：《金臺集》卷末《金臺集》序。

② [元]程文：《金臺集》卷末《金臺集》跋。

③ [宋]歐陽修、宋祁：《新唐書》卷二一七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五年出版。

④ [元]貢師泰：《金臺集》卷首《葛邏祿易之詩序》。

怯綠連河。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蘭罕來降」。^①阿昔蘭罕降附後被遣回海押立，而追隨他覲見成吉思汗的部分將領和軍隊則留在蒙古軍中，參加了對金和對宋的戰爭。如塔不台，「當太祖皇帝龍興之初，首率其族屬，从本部主阿爾思蘭汗來觀於斡艱怯魯怜之地」；從太子「掠漢地，下桓、昌諸州，及豐、勝、雲內、大同等城」；「從太祖親征，大敗金兵於野狐嶺，取宣德等城，追掩金兵，功最諸將」；其孫質理華台「備宿衛於太祖第二斡耳朵忽蘭皇后位下」。^②另有元初著名將領鐵邁赤，「初事忽蘭皇后帳前，嘗命為扈馬官」。^③再如馬馬，「在西域為其國之近臣，素倜儻有大志，知天命之有歸，當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，歲在辛未（一二一一），奉其國主阿爾思蘭來觀於龍居河」；其孫哈旦以質子留蒙古，上命育於春坊，稍長，事太宗皇帝。^④

在元朝征伐中原的過程中，葛邏祿人因從軍或其他原因，開始落戶中原。比如元末伯顏，「其部族為曷刺魯氏，憲宗之世，其祖已來，從大兵征宋，衽金革者十餘年。宋平，

① [明]宋濂等：《元史》卷一《太祖本紀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六年出版。

② [元]黃潛：《金華先生文集》卷四三《太傳文安忠憲王家傳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③ [明]宋濂等：《元史》卷一二二《鐵邁赤傳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六年出版。

④ [元]黃潛：《金華先生文集》卷二四《定國忠亮公神道碑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……隸山東河北蒙古軍籍，分賜芻牧地，為編民，遂家濮陽縣南之月城村」^①。另如沙全，「父沙的，世居沙漠，從太祖平金，戍河南柳泉（今河南宜陽縣柳泉鎮），家焉」^②。

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（一二八七），忽必烈征叛王乃顏，「康里、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，悉來歸，置哈刺魯萬戶府」^③；哈刺魯萬戶府掌守禁門等處應值宿衛，「尋移屯襄陽。後征交趾。大德二年置司南陽」^④。南陽即元河南行省南陽府，領南陽、鎮平二縣，鄧州、唐州、嵩州、汝州、裕州五州，這次遷徙到南陽的哈刺魯軍，「戶受田百五十畝，給種、牛、田具」^⑤。

迺賢家族入居中原後，最初定居郟縣（今河南郟縣）。元代郟縣屬汝州，隸南陽府，所以迺賢常常稱自己為南陽人；紫雲山在郟縣東南十五公里，山間雲氣舒卷，「隆冬雪霽，

① [明]唐錦等：「〔正德〕《大名府志》卷十《文章志·文類》《伯顏宗道傳》」。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》本，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三年據寧波天一閣藏明正德刻本影印。

② [明]宋濂等：《元史》卷一三二《沙全傳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六年出版。

③ [元]虞集：《元文類》卷二六《句容郡王績碑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④ [明]宋濂等：《元史》卷八六《百官志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六年出版。

⑤ [明]宋濂等：《元史》卷一九《成宗本紀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六年出版。

青紫可愛」^①，為郟縣著名的山水勝景；故廼賢往往以「南陽」為郡望，自稱「南陽廼賢易之」，別號「紫雲山人」。

在早期定居南陽的葛邏祿人中，有因在平宋戰爭後擔任戍守任務而移居慶元（元江浙行省慶元路，領鄞縣、象山、慈溪、定海四縣，奉化、昌國二州）。如葛邏祿著名將領哈刺剌，初從蒙古軍攻襄樊，至元十二年（一二七五）從丞相伯顏渡江，參與平宋之役。元朝統一後，率領一部分葛邏祿人戍守慶元，先後為沿海招討副使、沿海經略使、慶元路總管府達魯花赤、都元帥、沿海上萬戶府達魯花赤、浙東宣慰使、中書左丞等。但他一直將南陽視為自己的家鄉，所以，晚年「乞歸汝州，以便醫餉」^②。其子哈刺不花襲其職為沿海萬戶府達魯花赤，敘籍貫依然是汝州郟縣。另，廼賢《益清堂序》有「閩海憲使合魯桓穆公歸休嵩山之下，鑿池引流，列植卉木，扁其燕處之堂曰「愛蓮」。公沒，堂池逮廢，其孫國子生張閻伯高謙恭好學，思繼先志，廼復增緝而新之。國子先生陳伯敷易其名曰「益清」。伯高

① [明]承天貴等：「正德」《汝州志》卷三《景致》。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》本，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六三年據寧波天一閣藏明正德刻本影印。

② [元]鄧文原：《巴西集》卷上《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鞏國武惠公神道碑銘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；宋濂等：《元史》卷一三二《哈刺剌傳》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七六年出版；哈刺魯剌碑今尚存，在河南郟縣張武樓村。

謂予曰：「與君世寓南陽，且支裔聯屬，不可無作。」因賦律詩十有四韻，以復其命云」^①。所謂「與君世寓南陽」，亦是指家居南陽。

廼賢家族亦是首先內遷南陽再遷慶元鄞縣（今浙江寧波）的葛邏祿家族。《至正四明續志》記載延祐五年（一三一八）忽都達兒榜進士塔海，於塔海後自注：「合魯氏，本貫南陽路汝州郊縣。」^②廼賢《新鄉媼》詩後，有蓋苗「余同年塔海仲良宣慰君之仲氏廼賢易之之所作也」的跋語；^③廼賢《秋懷寄西蜀仲良宣慰家兄》、《送楊梓人待制出守閬州兼寄嘉定宣慰家兄》詩中皆稱塔海「宣慰家兄」。據此，廼賢的兄長塔海，是由南陽路汝州郊縣遷居慶元後，於延祐五年（一三一八）進士及第，曾任職於嘉定府路宣慰使司。《至正四明續志》所記合魯氏在四明進士及第者尚有至治元年（一三二一）鐵間，泰定元年（一三二二）捏古伯，至順三年（一三三二）莫倫赤等。

① 《金臺集》卷一。

② 「元」王元恭等：《至正四明續志》卷二《進士》。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七冊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〇年出版。

③ 《金臺集》卷一《新鄉媼》詩後。

少年廼賢隨家人遷居鄞縣後，曾從學於鄉賢鄭覺民、高岳二先生。胡文學編《甬上耆舊詩》，指出鄭覺民與廼賢的師徒傳授淵源：廼賢「既從兄宦遊江浙間，吾鄉鄭以道先生師法甚嚴，乃齋糧從遊門下，得傳其學，遂卜居於鄞」。『余嘗讀《金臺集》，輒歎易之產自金臺數萬里外，身獨以詩名。既雅慕四明山水，家於吾鄉，其詩遂日工。誠崛生異人也。既而讀鄭以道先生集，有《贈門人馬易之》二序，黃潛、宇文公諒書其後，謂四明鄭先生所贈弟子序，以規不以譽，師道足重。而易之持其師說，徧示諸賢士大夫，意在不負所教。始知易之詩法有深得於鄭先生者也。』^①據戴良《求我齋文集序》：鄭以道有《求我齋稿》三十三卷，今不存。戴良序稱：鄭覺民，字以道，自號求我齋，鄞縣人。自經史、傳記、諸子，以及天文、地理、曆算、兵刑、食貨、醫卜、釋老之書，罔不悉究其所。為文章，雖不盡守近世師儒繩尺，而規模論議要不隨人之後，至其佳處，自可追配古人。年過五十，始薦為

① [清]胡文學：《甬上耆舊詩》卷三《編修馬易之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衢州路龍游縣教諭，未幾棄去。其後天子遣使經畧南方，使者至鄞，舉先生婺州路教授，執政有阻之者，久之，改處州。卒，廼賢好友危素為作墓銘。^①無疑，鄭以道的博學和不盡守繩尺，對葛邏祿廼賢影響很大，故時人張以寧有「蓋學諸唐人而有自得其得焉者矣」的評價。^②廼賢對鄭以道的感情也很深切，其在京師，寫下了「鄭公鄉里還經過，為道相思夜雨前」的詩句^③。廼賢於至正十三年（一三五三）自大都（今北京）回鄞縣後，與先生往來密切，至正十九年（一三五九），進士劉仁本應聘為方國珍幕僚，出任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，在慶元興修賀知章祠堂、慶元路儒學，立石名單中併有鄭以道和廼賢。^④

關於高岳，元劉仁本稱其為「鄉之負重望者」，「美髯秀目，儀觀丰采，有若神僊」。據劉仁本記載，廼賢主領鄞縣東湖書院時，持高岳詩數百首向劉仁本求序：「曰：『此吾師也，蚤年嘗假館授讀，同業者多擢科躋仕。師今老矣，年踰八袞，尚能書鍾、王小楷以授

① [元]戴良：《九靈山房集》卷二十一《鄞遊稿》第七《求我齋文集序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② [元]張以寧：《翠屏集》卷三《馬易之金臺集序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③ [元]廼賢：《金臺集》卷一《病中送楊仲如廣文歸四明兼簡鄭以道先生》。

④ [清]錢維喬：《乾隆》《鄞縣志》卷六〇《金石下》，劉仁本《賀秘監祠堂記》、《慶元路儒學興修記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學徒。積所作成帙，命求子叙。」余觀其賦，善鋪綴；五言，敷腴而實；七言，質而不靡；長句，悠揚潔邈，無事彫琢，皆有唐、宋風度。富哉言乎！然易之以善詩得譽，足可傳世，所得者，果領悟於先王之授受？果馳騁於先生之軌轍？則當推而獎之，以尊所聞，行所學。」^①

鄭以道的學行典範，高岳的文學傳授，是廼賢在鄆縣時期最大的收穫，也是葛邏祿廼賢由西域胄子而為儒者為詩人的早期啓蒙。

據林弼《馬翰林易之使歸序》「馬君易之，自弱冠知名胄監中」^②，以及廼賢《次韻趙祭酒城東宴集》其七詩後自注「國子監散學，候日影到堂後梨樹」，可知，年及弱冠的廼賢在得到鄉賢的指點、教導後，北上京師，入國子監為生員。關於廼賢在國子監接受系統教育的情況，因現存史料極少，我們尚不能梳理出一個稍為清晰的輪廓。但在此期間，元朝發生了一件令士人極其頹喪的事件：元朝自窩闊台十年（一二三八）戊戌選士，到皇慶二年（一三一二）十一月元仁宗下詔復興科舉，士人們經歷了漫長的七十年的等待。但後

① [元]劉仁本：《羽庭集》卷五《樵吟藁序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② [元]林弼：《林登州集》卷九《馬翰林易之使歸序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至元元年（一二三三）十一月，在右相伯顏的煽動下，元順帝下詔停止科舉，元朝連續舉行了七次的科舉考試中止。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，後至元六年（一二四〇），三十二歲的廼賢離開大都回到了鄆縣。

據廼賢《徐伯敬哀詩序》記載：「歲庚辰（一二四〇），君（徐伯敬）年卅有二，得疾臥於家。予歸自京師，聞之，馳往省焉。」^①若以廼賢弱冠入國子監，後至元六年（一二四〇）歸鄆縣，廼賢這次在大都生活了十餘年。故黃潛《金臺集叙》稱廼賢「久留京師，出入於英俊之林，而習聞於朝廷之典禮、臺閣之儀章」；泰定四年（一二二七）進士貢師泰稱其「少居江南，長遊齊、魯、燕、趙之間，以客於京師」^②。這是葛邏祿廼賢第一次北上大都，親歷元朝政治文化中心的氣象。也是在這個時期，廼賢開始結交天下碩儒，為師為友。

回到鄆縣後，廼賢將初遊大都的百餘篇詩歌結集，名為《金臺集》（危素稱為《金臺前稿》）。揭傒斯跋廼賢《金臺集》稱：「《金臺集》者，友人合魯易之之詩也。其詩百餘篇……余讀之再過，因歎賞不已，遂書所見於其篇末云。」^③揭傒斯跋中所說有詩「百餘篇」的

① 《金臺集》卷一。

② 《金臺集》卷首。

③ 《金臺集》卷首。